

铁建故事

银幕上的“人螺丝” 血脉里的“铁建魂”

□ 吴海涛

当看到《志愿军》电影银幕上那位铁道兵战士化作“人螺丝”，以血肉之躯死死抵住扳手，支撑起钢铁运输线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一刻，我仿佛穿越了七十余年的时空，见到了我们中铁十一局二公司（原铁道兵一师二团）的英雄前辈史阜民。他的目光如星火，穿越历史的帷幕，与我的凝望交汇，完成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无声对话。

那一夜，朝鲜战场寒风凛冽，十八列火车在江边焦灼等待，而钢轨却因螺丝型号不一无法对接。千钧一发之际，史阜民挺身而出，用一根螺丝扳子代替螺丝，以血肉之躯承受着十八列火车驶过的剧烈震动，坚持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五米高的枕木垛上，蒸气喷面、寒风刺骨、虎口震裂、棉衣破碎，而他如磐石般岿然不动。这一个半小时，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意志的丰碑。那尊“人螺丝”的身影，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这八个字，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到和平年代的建设工地，薪火相传。史阜民用手中扳手连接的钢轨，是前方部队的“生命线”；我们今天建设的铁路、公路，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脉”。战场上，他在列车轰鸣中坚守，“只有那颗不言败

的心在跳动”。和平年代，这颗心依然在千万铁建人的胸膛中强劲搏动。从“铁道兵”到“铁建人”，从“人螺丝”到“新时代筑路人”，变的是称谓，不变的是那份融入血脉的担当。

走出影院，思绪万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无数铁建人正以同样的热忱和坚韧，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他们或顶着高原的凛冽寒风，在海拔数千米的雪域天路进行精密测量；或冒着南国的高温湿热，在深达百米的隧道深处排查隐患；或远离都市的繁华喧嚣，在偏远的山区工地反复调试设备参数。如今，我们或许不会再遇到那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但铁道兵前辈们的精神依然在指引着我们，那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铁建人的灵魂深处。

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收获了精神的洗礼。前路依旧漫漫，山水依旧迢迢。但我知道，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从不孤单。前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是我们最明亮的航标，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

大路歌合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朋友啊，何必为年龄去发愁。
头白了，背驼了，
别说青春到了头。
只要一颗童心在，
乐活到处有。
想做什么就去做，
遗憾且莫留。
心中有爱天地宽，
身心享自由啊。
我不老，我不老，
千金难买精气神，
心气高了解烦恼。

我
不
老

□ 李昌明

霜后的红叶红个透，
朋友啊，好喝的还是陈年酒。
车到站，人退休，
别说生活没奔头。
精彩岁月下半场，
咱有新追求。
吹拉弹唱练一练，
人生更富有。
常给心情放调料，
时光能倒流。
我不老，我不老，
心态阳光路亮堂，
青山常在入人流。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

致
重
阳
节

铁路，工人

□ 冼明洋

一抬眼，便能看见
你是那么显眼
高高的，总有石墩支撑
虽不如高楼耸立
也不如马路宽广
你静静躺着
如大河般温柔流淌
也似岩层一样硬朗刚强

一低头，竟能看见
你是那么不起眼
小小的，总有汗水包裹
虽没有盾构厚重
也没有钻机锋利
你默默守着
如细沙般平铺散落
也似战士一样不避汤火

铁路，钢铁修长路
分别和重逢是人们对你的印象
工人，工艺造福人
一线和黝黑是你给人们的想象
轨道不会自行贯通
就像你从来不是轻松的模样

列车与铁轨的奏乐响彻天际
你抹着汗、喘着气
承载着诗和梦想的平行线延向
远方
留下渐渐成长可靠的你

你说背负列车是铁轨的使命
你说放下工具才能歇气
你说要提升运力要编织大地
你说还有下一个目的地

从高山高原到戈壁冻土
这万千里程你不知丈量了几遍
从成渝铁路到八纵八横
这七十七载谁陪你接力了几代

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驼鸟忍不
住伸头探望
青藏天路将青稞酒的香甜传递
四方
铁路网织就新的绸缎
复兴号列车蓄势待发
这是铁路人的独属风华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

镜湖金轨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盾构分公司
张奎摄



工地见闻

师恩如炬照征途

□ 王贵森

至今，每当我闭上双眼，隧道深处那独有的气味便会悄然漫上心头——水泥的质朴、机油的辛涩、泥土的厚重，与那一缕潮湿而神秘的大地气息交织，绘成我青春岁月里最难忘的嗅觉图景。那时的我，初出茅庐，隧道于我，既是未知的宝藏，又是令人敬畏的秘境。而引领我完成蜕变的，正是我的导师——中铁十五局西渝高铁项目总工程师杨和猛，以及那段在昏暗中共肩作战、刻骨铭心的岁月。

师父沉默寡言，目光却如探照灯般锐利，能穿透黑暗，洞察每一处细微的隐患。安全帽带在他脸上留下的勒痕，像岁月镌刻的勋章，诉说着他长年扎根一线的坚守。我成为他的徒弟，起初只觉他严厉得近乎苛刻。图纸上哪怕遗漏一个小小的标注，现场少了一根锚杆，他都会掷地有声地命令：“重做！”那不容置疑的语气，曾让我敬畏又委屈。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我们负责的隧道正穿越一段复杂的水文地质层，平导出口工区的掌子面出现轻微渗水。依据书本知识，我判断为包气带水，建议评估后继续喷浆支护，以兼顾安全与进度。这看似稳妥的方案，却未能通过师父那关。

他举着矿灯，在渗水点前驻足良久。手指捻起泥沙，凑近鼻尖细闻，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正与大地无声对话。

“不对”，他声音低沉却笃定，“水有泥腥味，水温也低。这不是表层水，后面可能有承压水囊。立刻停掘，全员后撤，准备超前钻探。”

我暗自嘀咕：是否太过谨慎？半天停工，延误与成本，如石压心。然而，命令如山，我唯有执行。

钻机推进不足十米，一股巨大水柱裹挟泥沙喷薄而出，瞬间吞噬了施工区。众人倒吸凉气，后怕不已。若非师父的坚持与精准判断，一场灾难性的塌方恐难避免。

事后，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师父将我唤至一旁。他破例与我长谈，将那惜字如金的沉默，化作谆谆教诲。

“觉得我太谨慎了？”他目光深邃，“在隧道里，我们是在与大地博弈。书本教的是概率，是常态；但大地，从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职责，不是赌那99%的顺利，而是防那1%的万一。这1%，一旦发生，便是万劫不复。要敬畏脚下的未知。这，就是我们行业的生存底线。”

那一刻，在昏暗潮湿、机器轰鸣的隧道深处，望着师父被矿灯照亮、布满汗水泥点的侧脸，我骤然懂了“导师”二字的千钧重量。他传授的，不仅是技艺与经验，更是深植心底的责任与敬畏——敬畏生命之贵，敬畏职业之重。

这便是“导师带徒”最难忘的意义——传承的不仅是技艺精髓，更是一盏灯，于黑暗深处指引方向，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能坚守初心，行稳致远，在时代的岩层中，镌刻下属于我们的、坚实而光荣的印记。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二公司



乌兰布统的秋

袁 鹏 摄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

客乡客土

远去的吆喝

□ 杨 影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当指尖抚过老舍先生的文字，墨香里的味道忽然撞开记忆闸门。那些被时光窖藏的红旧光里，父亲的身影总与吆喝声交织，在岁月深处酿出醇厚的温情，每一帧画面都浸润着他无声却滚烫的爱。

腊月北风卷着细雪掠过青瓦时，卖糖瓜的吆喝声总像枚带着甜意的铁钉。“又甜又脆的糖瓜儿——”精准敲开我家木门。正在修零件的父亲听见这声吆喝，会立刻放下扳手，粗糙的手掌在油布上蹭了又蹭，连眼角笑纹里沾着的机油都顾不上擦，就笑着说：“走，带你瞅瞅去。”

我骑在父亲的肩上穿过胡同，他棉袄里裹着的柴油味混着冬日寒气，却让我感到格外安心。挑糖瓜的小贩掀开棉帘，铜锅里的麦芽糖咕嘟冒泡，琥珀色糖浆裹着芝麻在寒风里凝成晶亮的糖瓜。父亲从不直接替我挑选，而是蹲下身子，让我自己掂着脚在竹筐里翻找。他布满老茧的指节，此刻却格外轻柔地替我捏住糖瓜细棍，声音里满是宠溺：“慢点儿咬，别硌着牙。”当“咔嚓”声在舌尖炸开，甜霜沾满嘴角时，他会掏出那方磨边的手帕，轻轻擦去我脸上的糖渍。手帕上混着肥皂和铁屑的味道，让我瞬间想起他夜班回家时，工装口袋里捂得温热的半块糖瓜——那是他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留给

我的“甜蜜宝藏”，也是我儿时匮乏岁月里最珍贵的富有。

新学期发课本那天，父亲会像对待稀世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搬出工具箱。箱盖上斑驳的红漆早已模糊不清，他却依然郑重其事地打开，从底层翻出压得平平整整的旧报纸，语气里满是自豪：“用报纸包的牛皮结实。”

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蓝工装上的汗渍洩出深色纹路。他戴着老花镜，指尖捏着剪刀的动作比拧螺丝还要谨慎，“咔嚓”声里，偶尔会不小心剪断几根翘起的白发。遇到报纸折角难以抚平，他就用指甲背一遍又一遍地刮压，指腹的茧子在纸上磨出沙沙声响。包完最后一本，他会从工具箱夹层摸出枚黄铜铆钉，“啪”地钉在书角。后来，我在书页空白处发现他用铅笔写下的字：“丫头好好学，爸给你挣奖学金。”字迹歪歪扭扭，却承载着他对我最深切的期望和最纯粹的爱。

“磨剪子嘞，磨菜刀——”清晨的吆喝声，就像是父亲的专属闹钟。他会从厨房抽屉翻出钝菜刀，刀把上还留着他用胶带精心缠好的防滑纹。看到磨刀师傅的自行车后座绑着长板凳，父亲把我护在身后，自己挡在砂轮飞溅的火星前。

砂轮飞转的嗡鸣声里，我吓得紧紧攥住他的衣角，

指尖触到硬邦邦的水泥碎屑。可父亲却把我往前揽了揽，用下巴轻轻抵着我头顶，声音里满是安抚：“看，这刀磨完能剃三斤排骨。”火星子不断溅在他手背上，烫出细密的红点，他却浑然不觉，还笑着对我说：“等晌午就给你包饺子，新磨的刀剁馅儿才香。”回家路上，他把菜刀仔细裹进帽子里，另一只手拎着刚买的韭菜，菜叶上还挂着他跟菜贩砍价时蹭的泥点。那天晌午的饺子馅里，总混着他磨完刀后，特意滴进肉馅的香油，吃上一口，满嘴留香。

长大后，推土机的轰鸣碾碎了胡同的岁月，吆喝声也随着老胡同渐渐远去。如今在便利店看见包装精美的糖瓜，我总会想起父亲口袋里捂化的半块；看到超市里包书皮的胶带，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用报纸包书时专注的背影；甚至听见楼下磨刀的吆喝，都会恍惚间觉得父亲正扛着工具箱从胡同走来，裤脚还沾着路上的黄泥。

时光把老胡同酿成了回忆的酒，而父亲的爱，早已渗进那些远去的吆喝里。那些粗糙掌心的温度，工装口袋的甜香、报纸包书的匠心，都在岁月里沉淀成永恒的温度——就像他当年磨利的菜刀，至今仍在我记忆里，细细刺着带香油味的时光，让这份爱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